天伦

逗 趣

□于 帆

母亲今年九十八了。两年前那一跤跌得不轻,换了左股骨,身子骨便像一架散了榫卯的老座钟,虽说修整上了,却终究走不准了。如今她只能在卧室里转转,客厅和餐厅,倒像隔了千山万水。记性也时好时坏,上午的事,下午就忘了,家里来了亲戚朋友,隔天问她,也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便常常逗她。

那天电视里正转播女子排球赛,一个扣杀打得漂亮。我凑过去,故意叹口气:“妈,您看这个球,要是您当年上去,肯定也打得利索。”她原本半眯着眼,闻言睁了睁,嘴角漾开一丝笑纹:“快别提了,这速度、这力道,我们那时候哪比得上。”我偏要抬杠:“您当年不是擅长文体么?乒乓球、排球、篮球,哪样不是场上主力?”她摇摇头,摆摆手,像赶一只不存在的苍蝇:“老了老了,胳膊腿都硬了,连走路都要人扶,还打什么球呢。”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堆叠着,像一本翻旧了的书。

有一回电视上放老歌《喀秋莎》,她忽然跟着哼了两句,调子竟还在。我赶紧问:“妈,您当年与苏联专家跳舞,也唱这歌不?”她的眼睛倏地亮了一下,像灰蒙蒙的玻璃窗忽然被雨水洗过。“那时候不兴唱,光跳。苏联专家喜欢快节奏,华尔兹一曲接一曲,中间不带歇的。”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有个女伴身体弱,跳了一阵,脸都白了。”我趁机插嘴:“那您这么陪人家跳,我爸不吃醋啊?”她啐了一口,笑骂道:“那时候还没你爸什么事呢!再说,他也不会跳。后来结婚了,我教他,笨手笨脚的,老踩我的脚,后面只有在一旁呆看的份了。”说着又笑,笑得咳嗽起来,我赶紧给她拍背。

看她精神好,我便故意翻出些陈年旧账。“妈,您还记得不?您以前说,在医院当护士那会儿,休息日总有人在楼下喊您名字?”她脸上忽然泛起一层薄薄的红,像一块老玉被盘出了温润的包浆。“瞎说,哪有的事。”可语气分明是软的,带着点不好意思。我打趣道:“怎么没有?门卫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某某人在不?有人找!’整栋楼都听得见。”她低头理了理袖口,半晌才轻声说:“那时候年轻,正常啊。”我忍着笑,又说:“还有我爸那个女同志呢?从省外回来那次,你们去宾馆看她,走的时候我爸跟人家握手,半天没松开。好多年过去了,您一提起这事还是打翻了醋缸!”她立刻一脸严肃道:“没有的事!你别瞎编排。”可嘴角的弧度却怎么也压不平,像一弯月牙儿,悄悄地挂在那里。

有时候我看美食节目,会夸她从前炒的米粉如何根根分明,蒸的鱼如何鲜嫩。她便叹口气:“不行了,现在你老婆才是大厨。”我又逗她:“那您以前每周五都要给姐妹们打电话,一星期不见人就要‘问责’,说人家‘发霉’了。现在怎么不念叨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淡淡地说:“顺其自然吧。”语气里没有埋怨,倒像一条河,流到了平缓处,什么沙石都沉淀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退休以后,每天到母亲床前坐一会儿,说几句闲话,成了我的必修课。她有时糊涂,把昨天的事当成今天的,有时清醒,拉着我的手说:“你白头发不少了。”但无论糊涂还是清醒,只要我一逗她,她准会笑。那笑从九十八岁的躯壳里漾出来,越过战乱、饥荒、离别,一直漾回那个在排球场上跳起来扣球的姑娘身上。

如今,母亲确实像个小孩子了,要哄,要逗,要人陪着说话。可在我眼里,这恰恰是老天爷留给我的最值得珍惜的时光。像一本倒着读的书,越读越年轻。

每日佳句

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心灵状态,而非外物。



主办单位: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中共洛江区委 洛江区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中共洛江区委宣传部 洛江区文体旅游局 洛江区文联

心香渡海

□陈祥细

一瓣心香,漫过刺桐古港岁月的痕
山门敞向尘寰,戏台飞檐翘举
德济门外,江海收纳万千归舸

记得我初次登船远航那日
母亲把敬奉妈祖的供品,裹进行囊
每一回我启航驶向浩渺大海
心念便随一缕祈求出发

当浓雾裹挟翻涌不息的沧溟
狂浪捶打摇晃不休的船舷
潮头微光穿透海霭,抚过浪涛
冥冥之中,感知一股护佑的力量

花岗岩台基镂鲤鱼化龙雕饰
庭前古榕垂荫
承接庆元绵延至今的祀念
她是浪尖明灯,舟人心底的阿嬷
抚慰一代代涉险渡海的行舟人

历朝诏敕接踵而来
庙堂匾额随潮声几度更迭
寝殿石柱融异域镌凿的风华
征棹逐浪,善意播撒南洋宝岛
隔海宫庙寻根,续血脉同源烟火

我见过大海撕碎漂泊的船帆
风浪熄不灭弄潮人胸中烈火
夜色沉沉,渔火盛满岸畔盼望

殿宇留存宋明构件,御笔记洪涛
古殿默然,收容航海人的颠簸

一缕虔诚架起山海之桥
托举世间向海求生的魂魄
守着一份生生不息的信仰

扫描二维码
关注诗会动态

众生

闲窗静听鸟呢喃

□马延灯

故乡气候温润,四季常青,在烟火悠悠的小城日常里,花鸟相伴,是安放闲情、慰藉心灵的雅致方式。

友人素来喜爱小动物,在家中饲养了一对乖巧可爱的文鸟。二者同属爪哇禾雀,血脉同源,习性相近,一白一灰,朝夕相随,岁岁相依,悄然缔结了一段温柔纯粹的文鸟情缘。

你看,那只白文鸟最是惹眼。它通体白羽洁净如雪,纤尘不染,羽翼细密柔软,素雅通透。小巧鲜红的鸟喙玲珑精致,乌亮的眼眸澄澈灵动,粉嫩细巧的爪足,衬得整只小鸟灵气十足。平日里它静立枝头、轻跳笼间,姿态轻盈端庄,气质清雅淡然,一举一动,皆是温柔灵动,惹人怜爱。

与它朝夕为伴的,是一只浅棕白脸的灰文鸟。相较于白文鸟的纯净夺目,它更多几分温润内敛的质感。周身羽翼呈柔和的浅灰褐色,色调朴素温润,不张扬、不艳丽。最具特色的是它脸颊两片干净的白羽,层次分明,清秀别致。两只文鸟,一雪白清丽,一浅棕温润,形貌互补,动静相宜,朝夕依偎,成了友人生活里最温柔的风景。

不同于寻常鸣禽的聒噪喧闹,文鸟天性温顺恬静,无争无闹。它们的鸣叫声轻柔细碎,只是浅浅呢喃、细细轻啼,声线软糯悦耳,晨起轻吟,日暮低鸣,清浅声响萦绕屋中,温柔治愈,从不扰人清静。文鸟偏爱群居相伴,适合成对饲养。两只小鸟形影不离,时常相互依偎休憩,彼此梳理羽翼,在笼中枝丫间缓步跳跃、嬉戏打闹,安然自在,恬淡悠然。

闽南温润潮湿的气候,十分契合文鸟的生长习性。友人对待这两只小精灵格外用心,数年如一日精心照料,把简单的饲养日常,过成了温柔的坚守。日常喂养以天然带壳小米为主食,搭配多样杂粮,保证营养均衡,时常添置新鲜青菜,为鸟儿补充水分与维生素。笼中常备墨鱼骨,供其自由啄食,补钙健骨,呵护羽翼与体魄。

养护之事虽琐碎,却处处皆是心意。友人每日定时更换清水、清理笼舍,保持居所干爽整洁。夏日避开烈日暴晒,防止鸟儿闷热不适,秋冬时节凉风起,便做好避风防护,让两只文鸟安稳度过四季寒暑。

人心温柔,生灵有灵。日复一日地悉心呵护,慢慢消融了文鸟最初的胆怯疏离。久而久之,两只小鸟彻底熟悉了友人的气息与身影,全然放下戒备。每每友人走近笼边,它们便主动凑近,轻啼呼应,身姿轻快追随,温顺又亲昵。闲暇之时,它们会安然伫立在友人指尖肩头,乖巧温顺,全然信任,毫无怯意,尽显人与生灵之间的温情羁绊。

忙碌之余,静观双鸟嬉闹栖歇,细听轻柔鸟语,所有疲惫浮躁皆悄然消散。一屋双鸟,朝夕相伴,便是烟火生活里动人的诗意。

友人以耐心善待弱小,文鸟以陪伴温柔回馈。这段浅浅淡淡的文鸟情缘,藏在三餐饲喂、四季照料的细碎日常里,藏在烟火时光中。



(CFP 图)

食事

大肠宴

□陈和深

相信不少人喜欢吃用大肠烹制的美食,我特地趁着圩日,来到市集。

清晨,老街边上的小店,灶火已然升起。掌灶人阿花坚守这门乡土手艺二十余载,每日拂晓起身,备料、清洗肠料、熬制汤底,寒来暑往,始终踏实笃定。门店简简单单,并无过多装饰,全凭一口原汁原味的山乡古早味,扎根圩市烟火,珍藏着几代当地人挥之不去的味觉记忆。

此地山多田少,旧时山道崎岖,村落散落在深山各处,乡民往来多有不便。为方便山民互换物产、互通有无,先民于明代定下圩期,形成逢四逢九赶圩的乡土惯例。每到圩日,周边数十里的乡亲挑着山草药、时令果蔬、竹制农具汇聚集镇,买卖货品,探访亲友,闲话农事收成。

岁月流转,赶圩早已不只是物资交易,更是山里人相聚叙情、传承乡风民俗的重要场合。赶圩深深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也孕育出东田人勤俭务实、懂得惜物的山地品性,而大肠宴,正是这片土地山居生活智慧的鲜活体现。

过去物质条件有限,山里谋生不易,乡民格外珍惜每一份食材。别处常常舍弃的猪肠,在东田人眼里却是难得的美味。一代代当地人不断摸索实践,取用梯田产出的糯米,搭配山间天然香草,以文火慢煨,把普通食材烹成一席鲜香四溢的山地佳肴,将朴素的烟火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猪血肠汤有着老味道,被人亲切唤作“铁宝贝”,这个叫法在乡间代代口传。新鲜肠衣灌入细腻猪血,全程手工处理,工序细碎考究。汤底选用猪骨通宵慢炖,熬出食材本身的鲜醇。圩日之时,远道而来的乡人落座小店,一碗热汤,一筷嫩肠,驱散山间清晨的寒凉,消解赶圩奔波的辛劳。

烹制大肠,最讲究分寸拿捏。清洗太过,会损耗食材本身的鲜香;处理不到位,又易残留腥气。清洗的轻重、火候的长短,不靠教条,全凭经年累月实操练出的经验。这份恰到好处的分寸,亦是东田山民的性格写照:质朴内敛,脚踏实地,在有限的山野之间勤恳营生,守本分,重实干。

糯米血肠,是店里另一道经典乡味。糯米取自本地山地梯田,颗粒饱满,米香纯粹;肠衣坚持当日现取,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真。历经浸泡调味、灌装、慢蒸等多道传统工序,成品软韧相宜,米香与肉香交融,滋味醇厚,细品之下尽是乡土本色。

逢圩之日,烟火沸腾。街巷摊位错落排布,山货、果蔬、竹器、杂货琳琅满目。乡民穿梭往来,采买物件,邻里闲谈,山野集镇的热闹气息扑面而来。不少乡亲逛完圩市,总要进店小坐,吃一碗大肠汤配上一碟糯米血肠。寻常吃食,暖胃暖心,盛满山村绵长的故土情谊。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食味。大肠宴不追求繁复花哨的调味,重在守住食材本味,承袭古法,贴合山地百姓的饮食习性。掌灶人扎根乡土,坚守传统又善变通,巧用本地山野香料调和风味,让这份古早滋味适配当下,得以代代相传。

这一缕山野香气,也伴随着侨亲的足迹远渡海外。早年许多山乡子弟,从山间圩市走出大山,奔赴各地谋生。漂泊在外,最放不下的便是故土滋味。不少游子回乡,第一件事便是寻这一碗大肠汤。一口入喉,重温年少赶圩的旧日时光,安放心底沉甸甸的乡愁。

群山静默,烟火生生不息。一席大肠宴,承载东田四百余年的圩市文脉、山居智慧与乡土温情。寻常市井味道岁岁飘香,温润古镇街巷,留住闽南山野那份质朴动人的乡愁。

背影

树下钟声

□张培坤

桂花飘香的一个周末,我特意回了一趟小学,听说它今年六月停办了。

还是记忆中的红砖墙、铁栅栏,门楣上的小学名字隐约有些褪色。我站在门口,忽然有点不敢进去——好像推开门,就会撞见三十六年前那个快要迟到的自己,背着书包,手里攥着半块番薯干,急匆匆地跑着。

学校已经撤并,偌大的校园显得空荡。那种空,不是周末学生放假的空,而是今后这里不会再有琅琅书声、不会再有课间喧闹的一种空落。所幸,那棵桂花树还在。

桂花已经开到了尾声。风一吹,花瓣簌簌地落,不是王维笔下那种慵懒的“人闲桂花落”,而是带着一点急、一点凉,像赶着在冬天来之前把最后的香散完。

父亲当校长的时候,这棵树是他的“钟架”。

那时候我还小,没有读书,每天就跟着父亲的作息上下学。学校没有电铃,上下课全靠父亲站在树下敲一口小小的铜钟。铜钟挂在桂花树最低的枝丫上,父亲扯着绳子拉动钟锤,“当……当……”声音穿过整个校园,孩子们就哗啦啦地跑出教室,过一会儿又伴着钟声,哗啦啦地跑回去。

桂花落得最密时,铜钟一响,花瓣跟着震落。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号召孩子们收集桂花。不用自习的孩子们太快乐了,大家欢呼雀跃地拿着能找到的各种工具帮忙,不一会儿,地上那些金色的花瓣就被收集得干干净净。孩子们高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了一年级的新生,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会把桂花带回家,让母亲帮忙做桂花糕。母亲的手巧,把新鲜桂花筛去花梗,用淡盐水淘洗干净沥干,蒸糕时撒一层在糯米粉里,出锅时整间屋子都浸得甜香。

第二天清晨,不用动员,孩子们全都早早地守在桂花树下。父亲推着自行车,笑着挤过人群,把后架绑着的一大块桂花糕轻轻地捧起,放在树下的旧课桌上。又从校办小食堂搬出一只旧的热水保温桶。他说,孩子们的手凉,课间要喝点热水。接着他拿出酿了一年的桂花蜜冲水,让孩子们排队接。孩子们吃着桂花糕,喝着桂花蜜,生活充满了甜味。

此时,我沿着走廊慢慢走,教室的门锁着,才一个暑假加几个月,窗玻璃上已经蒙了一层灰。透过窗户往里看,黑板还在,粉笔槽里积着灰,课桌歪歪扭扭地摆着,像一群散了场的孩子。墙上还贴着褪色的奖状,字迹模糊了,但“优秀班集体”几个字还能辨认。

我走到桂花树下,蹲下来捡花瓣。小时候,入秋桂花刚开,我们就忍不住偷偷摘几把,夹在课本里。父亲发现了,没有骂我们,只说:“桂花要留在树上才香。”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有些东西留不住,不是因为它不好,是因为时候到了。

是的,所以这棵树,这些教室,这个校园,都成了过去式。就像道光年间远近闻名的盐场,就像当年下南洋反哺桑梓的祖辈……使命完成了,安静地退场。

临走前,我捡起了一小枝桂花,夹进笔记本里。不是想留住它,只是想记住,记住这棵树,记住这所学校,记住父亲站在树下敲铜钟的样子。我闻着桂花香,忽然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

走出校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桂花树静静站在院子里,花瓣还在落。如果没有人去捡,它们大概就会停在风里,落在土里,停在每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的心里。

茶余饭后

降温仪式感

晒太阳

把椅子靠在窗缘上,背着窗坐了看书,太阳光笼罩了我的上半身。它非但不像一两月前地使我讨厌,反使我觉得暖烘烘地快适。这一切生命之母的太阳似乎正在把一种祛病延年、起死回生的乳汁,通过了它的光线,流注到我的体中来。

——丰子恺《初冬浴日漫感》

撸猫

我同虎子和咪咪都有深厚的感情。每天晚上,它们俩抢着到我床上去睡觉。在冬天,我在棉被上面特别铺上了一块布,供它们躺卧。我有时候半夜里醒来,神志一清醒,觉得有什么东西重重地压在我身上,一股暖气仿佛透过了两层棉被,扑到我的双腿上。

——季羡林《老猫》

围炉

说起冬天,忽然想到豆腐。是一“小洋锅”(铝锅)白煮豆腐,热腾腾的。水滚着,像好些鱼眼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嫩而滑,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父亲说晚上冷,吃了大家暖和些。我们都喜欢这种白水豆腐;一上桌就眼巴巴望着那锅,等着那热气,等着热气里从父亲筷子上掉下来的豆腐。

——朱自清《冬天》